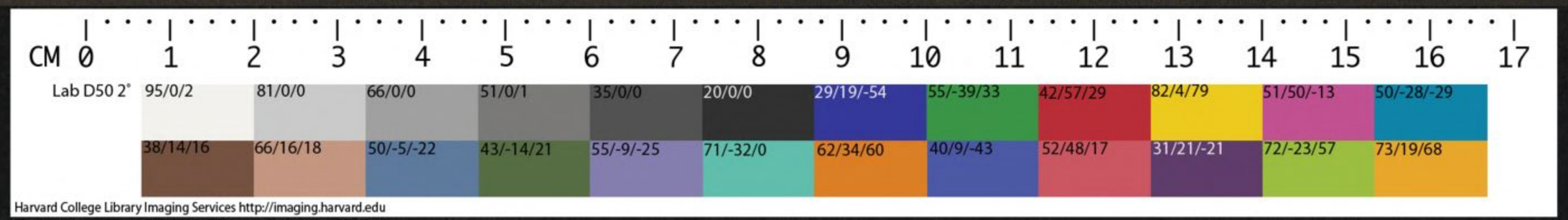
E27.2/7918B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1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四

東莞陳建輯著　橋李臣岳元聲訂合　岸生沈國元校正

庚子　永樂十八年

正月以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

○擢用人材十三人爲各布政司官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顒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文瑛浙江左參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布政二人楊徵福建李恭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東

按洪武中錢塘鄭沂皆以布衣而遝授尚書之尊今永樂中馬麟等亦以布衣而遝躋方面極品此殆昔人所

謂顛劊豪傑莫知端倪者與

二月山東滿臺縣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鬬遂來益多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煽誘愚民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爲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　上勑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聞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遁不獲時賊黨竇鴻等攻安丘知縣張嶽縣丞馬僑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即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于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竇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

至青迎詔升怒其不待己檄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之賊悉平于是陞張旆山東左參政馬僞左參議僉青陞都指揮使王眞陞都指揮僉事○下安遠侯柳升獄刑部尚書矣忠等劾奏升奉命征勦妖賊聖諭諄諄指授方畧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之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留心又不設備致賊夜砍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士卒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間遁去及衛青敗賊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催辱之不忠于君宜治其罪　上亦

謂升方命失機姤功忌能皆不可宥遂下升吏尋赦出之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内尼及道姑逮至京告之

四月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卒○廣寧伯劉江卒謚武忠

按義字原禮河南洪縣人爲御史糾貪墨決疑獄吏民畏服○按江驍果善戰所向無敵馭士卒明紀律有恩信于諸夷款塞者綏緝備至既卒人咸思之

五月交趾參政侯保馮貴禦賊死之

按保贊皇人初知襄城縣有善政擢知交趾交州府遷參政時黎利剽剝郡縣保率民兵築堡于婆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武陵人爲給事陞交趾參政○貴武陵人爲給事陞交趾參政有士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輒有功後中官馬騏等疾之盡奪其士兵及黎利反衆强貴剿捕以贏卒數百遇賊貴力戰而死

建曰保爲政廉恕貴有方畧其死也人皆惜之

七月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

按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爲駐知縣廉能平恕吏民戴之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修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叛寇陳季擴還奏稱眷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鼐等罪狀悉得其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往捕桂陽州峒寇龍卯銘衆詭言卯銘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捕卒訴年老惟一子今爲虎所噬素易爲文檄山神明日虎死道側後有告蒐州民匿谷底人攫貨財不送官者上官并劾素易不舉坐是死獄中人多惜之

薛應旂曰蘇子瞻謂韓文公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是則素易之謂矣

八月立東廠命內官一人王之刺大小事情以聞○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麟臆肉髮體具龍文其色青蒼

九月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楸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編修待從 皇太孫講讀

按我 祖宗朝最重學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選焉凡纂修書籍會試校文必參用焉凡經保薦與九載考優者必授翰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焉監察部曹而下不論也觀永樂中所遴選以輔導 宣廟者自儀智而下張瑛戴倫輩無非發身於此楊文貞之薦儀智謂其郎學官之人未嘗專用進士也故楊文貞起家學官道理明就守正廷臣未見其比可見當時以郎學官爲重也故當時學官出爲世用彰彰多得人之譽者皆振奮興起自重自修則視學官日輕以起家學官爲不肖近日被薦考稱者雖部曹之授猶靳焉而況其他殆登天絕望如此尚可之故乎嗚呼世變何可勝歎哉

遣戶部尚書夏原吉召 皇太子及 皇太孫于南京以北京宮殿成將御新殿受朝故也

十月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悊卒
按叔悊盧陵人知沅縣多惠政陞北京刑部員外郎尋召修永樂大典沅陵民累累陳乞還叔悊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悊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就役歲餘卒于北京郡民在役者皆悲慕之其殮祭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葵辰州

改京師爲南稱行在所爲北京○皇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琅邪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者老進謁有知太祖隆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對曰歲荒以爲食　皇太子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乞優今年秋糧　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邪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飢民

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
執中請入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法予見　上當
自奏也　皇太子至京即奏之　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
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以明年御
新殿受朝詔天下○河南中護衛軍丁俺三等上周王謀
反狀

按河南中護衛軍丁俺三等屢上變告周王謀反
使親信大臣斅其實乃用金符召王俾以明年二月至
京師明年正月王先期入丙午陛見　上出俺三等告
詞示之王辭窮頓首言死罪死罪　上以至親赦不問
置之王邸四月丙申命還國癸丑命尚書蹇義等一十
六人巡行天下撫安軍民而王彰得河南壬申周王還
國奏納三護衛官軍許之命駙馬都尉廣平
侯袁容往河南量留儀仗親隨外餘悉赴京

封右都督薛祿爲陽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擢
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以董管北京宮殿
告成故也

按北京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于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爲屋四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九月成

辛丑　永樂十九年

正月甲子朔　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戊辰

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大寶統馭萬民祇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功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祀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膳每有事以殿下過失　上聞　上指其妄言令宜疎此人　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　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卒置之○改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

二月虜酋阿魯台寇寧夏○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讀周述爲考試官取陳中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求直言勑尚書蹇義等十三人偕給事中十三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是月十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待　皇太孫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歸未幾卒○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工作罷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飢荒清理刑獄黜貶官罷遣僧道優恤軍士及愼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　上允其

十四事而行之○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烜羅通俱爲交趾知州時暹等言事訐直歷詆大臣之任事者撫憂國恤民之心指斥工部尚書李慶等不能平言于　上請罪之　上不許既而慶等乃薦暹等才堪牧民于是皆陞爲知州而處之遠方

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詔依各衛所例分軍屯田供粮餉從之

七月段民爲山東布政司左參政

時以賽兒未獲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公撫定綏輯曲爲解釋人情始安

九月經王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之尤峻　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于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都院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證都御史王彰等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辨如何衆皆紛然啐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負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　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　上悅遂兩宥之

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原吉之言又將有蕭儀之誅矣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親勞之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它日法王入見 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況夷狄耶長揖而已

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赦黎利爲清化知府

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時 上以北虜擾邊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劾邊將備禦未奏會 上召賓上言今粮儲未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眚問作內外俱疲況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家與中等皆繫內官監獄于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憸邪誣罔 上信之命戮賓尸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它二

當時師旅賞賜及工役頻興所費良多原吉身任戶曹朝廷軍興不乏而租稅無虧

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
耒之見也 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李慶爲兵部尚書

壬寅 永樂二十年

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
爲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前運用摠三人隆平
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昇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
運者泰寧侯陳懃都御史王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
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狪等三十五人
後運惟車輛用摠督官二人保定侯孟瑛副
者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
輛挽車民二十三萬有奇運粮凡三十七萬石○三月阿
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 上遂決意親征戒嚳
將士諏日啓行 駕及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次龍門
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
不閱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
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五月辛酉
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宴乙酉 車駕渡徧
頭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惟
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酉大
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

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　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　上親製平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亭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亭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亭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辛未　車駕發隰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頹垣遺址對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對木癸酉　車駕發西涼亭次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衛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兵

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盖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
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
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
心乃克有濟至于同列尤須和叶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
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
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六月開平報虜復攻萬
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　上曰不然此
詐謀也虜慮大軍逕搗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
不多知大軍北行必以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車
駕次通州次玉次泉○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喋者言阿

魯台　車駕親征大懼盡棄其馬驢牛羊輜重于濶深
瀕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孳畜送命
班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爲悖逆者兀良哈之
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虜
衆驅牛馬車輛西奔　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
走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人口牛
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　車駕還京師○工部尚書
宋禮卒
　按禮字大本永寧人有才幹治漕河功績最著卒之日
家無餘資洪熙元年呂震言禮卿典未備與葵祭五德
七年賜祠祀
會通河上

下尚書呂震蹇義及學士楊士奇于錦衣衛獄以鴻臚寺
序班言震之婿戶部王事張鶴朝參失儀　皇太子以震
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士奇亦以輔導有闕并下
獄已而皆釋之

閏十二月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　永樂二十一年

三月蜀王椿薨謚曰獻

按王性敦厚孝友循理執法猶好學讀書不懈喜延接
賢士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爲聲色遊畋之事在宗室
中爲最賢朝廷每以之視諸王特厚云

五月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總旗王瑜告變賢

等伏誅

按先是　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　皇太子處
分儉邪之徒不便而宮僚黃儼江保等素厚趙王常陰
爲之地　日論　皇太子短于　上前希德進規旦許
造毀譽之書傳播于外謂　上汪意高遂以在誘外人
由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善密語
賢曰觀天象不久當有易主之變賢等私謀益急與其
弟孟三羽林前衛指揮陳旭通州右衛鎮撫陳凱興州
後屯衛老軍高正等晝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
毒藥于　上候宴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及符寶而分
兵執脇文武大臣預令高正僞擬遺詔付中官楊慶養
子至期從禁中頒出廢　皇太子而立趙王爲帝布置
已定正密以告其甥護衛總旗王瑜瑜駭曰舅氏奈何
爲滅戶計法諫不從瑜遂詣闕告　上大驚急捕賊既
悉得御右順門親鞫之召　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皆
至上覽所僞擬遺詔震怒　上捕楊慶養子斬之　上
顧高燧曰爾爲之耶　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
預謀此下人所爲耳遂悉伏誅籍沒其家
陞瑜遷東衛千戶尋擢錦衣衛指揮同知

七月　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侯陳懋等爲先鋒　車駕遂次宣府

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具奏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蹤時不散又石山産靈芝榔梅結實符盛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進賀　上正色却之

恢胡忠安號稱賢臣而亦進瑞光圖相率爲諛何也其視呂震之不學無術相去何啻以十百

九月朔　駕次沙城虜中僞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備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脫歡所敗掠其人口孳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避之不暇矣豈敢復萌南向之意授阿失等俱正千戶

十月　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時前鋒寧陽侯陳懋探知虜在飲水河北爲瓦剌所敗追至宿嵬山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　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爲都督其部屬察十等七人皆爲都指揮餘爲指揮千百戶所鎮撫者復數十人

十一月　駕還京師賜金忠誥命鋟券金印玉帶金百兩
銀四百兩紵絲五十表裏紗羅綾各二十匹牛百頭羊五
百頭米百石及第床褥薪匊器用咸備歲給祿米千石別
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賜把台竿察十等銀鈔織金衣
紵絲布帛冠帶鞍馬牛羊薪匊居室罷用各以等第給之

甲辰　永樂二十二年

正月甲申勑緣邊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
屢言阿魯台弒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
願爲先鋒自効　上曰卿言甚善但事須有名至是大同
開平守將何福台所部侵掠邊境　上乃召公侯大臣議
之且告之忠勇王之意羣臣皆請從其言遂勑諸邊將整
兵以候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余鼎爲考試
官取葉恩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禋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大
閱

四月己酉　車駕發北京復親征胡寇命寧陽侯陳懋忠
勇王金忠爲前鋒

五月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癈戒率僚屬
耆民禱於八蜡祠越三日有烏數萬食蝗殆盡　皇太子

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次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於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巡按浙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刼掠漸致滋蔓請兵剿之　上命兵部尚書李慶等率兵捕之楊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　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剿之未遲○車駕次清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兩重車皆在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爲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表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接之○車駕次清水源阿魯台遣道　上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意茲寇乎榮幼孜言承天意勑使諭虜赦其來臣之罪班師還京　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力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

六月　車駕次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埜艸虜隻影

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下咸無所遇以粮餉不繼乃命班師

七月 駕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諭楊榮金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孰還京復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幼孜對曰 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也乆稱 上付託 上悅○是月十六日己丑次蒼崖戍 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 上大漸遺命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 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監馬雲孟驥等密召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鋤器悉以入內幄召匠入銷錫製爲棹棹成權斂而錮之殺匠以滅口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楊榮及中官海壽奉 遺命密馳計於 皇太子比龍舉入闕寂無知者

八月楊榮等奉 大行仙計至京師 皇太子即遣 皇太孫瀕行啓 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 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之即取授 太孫歸即納上 皇太子從 太孫曰此 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

此言實近策
同先

此封識來此不久亦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　皇太子謂
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幾之會昔
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皇
太孫至雕鶚堡遇　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初十
日壬子　梓宮至京師
高盆曰　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無若其勞
賁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威
之震後世所藉賴不淺也　成祖在當時豈不知敝中
國之力哉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強耳嘗見漢高帝百
戰定天下晚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及尉佗之
覇南越又莫敢一問其罪我　成祖北清沙漠又以其
時南定交趾其威德所加不逾漢高遠哉雖然北虜在
當時亦有可乘之間焉卷水負篡逆之罪阿魯台又從
而傾之故吾師得以催兀剌之強及阿魯台敗于兀剌
而也先土干又叛之來附故我師又得以奏灤之捷

大抵夷狄侵殺中國之利漢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
者厭是道也近時諸虜酋中惟俺荅最強其為邊患最
劇然聞其與兀剌小王子不睦君臣之間多隙而諸部
酋亦有忌之者此中國取事之機會也倘有能時張鷟
輩使往偵之豈
無得其要領者
鄭曉曰　上文武全才寬嚴兼應變機智如神臨事閒暇決
知人善任讒間不行用兵庶幾先登大將小校盡識能否隨才指揮各稱任使捌循
上卒同其甘苦擒王縛將推心不疑羣縣災傷蠲租賑
救軍機奏報中夜起覽總攬權綱愛重名爵容受直言
屏却祥瑞責節禮文經畧徼塞訓廸子孫一書萬言敦
睦族庶保全功臣收交南羅龍儒臣削藩王兵柄海外諸
國受命為王者三十餘國長算遠慮徙都北平寔貽孫
翼子久大之基也詔封甌寧承祀懿
文方黃諸人寬吉開釋猶盛德事矣
王世貞述　成祖功德曰
京師凡大小百餘戰未嘗不身冒矢石即位之後四征
北虜三下南交舟車之地無問大小遠邇悉奉琛幣若
榜葛剌滿剌加忽魯謨斯等處新受朝命為
者殆三

十國東逾遼水鞨靺女直野人兀良哈之地立行都司
衞所設官統治幾三百處直西部落數百種加重譯來
附其請置官府蓋三之二西南羌夷建宣慰宣撫安撫
司及軍衞鄰縣增益數百○自古討西南夷未有生得
其王者獨是時下安南得僞大虞上皇黎季犛即胡一元僞
虞國王黎蒼即胡僞越上皇簡定僞越王陳季擴錫蘭
山國王亞烈苦納兒蘇門荅剌前王弟蘇幹剌○古西
南夷國王未有來朝者獨其時淳泥國王麻那加那
乃來朝闕下卒于京子遐旺受封闕下滿剌加國王拜
里迷蘇剌又蘇祿國東王巴都葛荅剌麻西王麻哈剌
葛剌麻丁洞王叭都荅剌卜古麻剌朗國王幹剌義
亦敦奔俱來朝受封爵○自古封止中國山川而獨其
時封日本山曰壽安鎮國山各立御碑北討及回鑾
所至如靈顯琴秀等山神應等十二泉立馬等五峯諸
壑谷坡甸岡巖川阜積戍之類皆賜以加名勒石垂永
久各國貢物白金銀犀角象香藥珊瑚玳瑁翠頂龜筒諸
器皿外鳥則有孔雀火鷄紅白鸚鵡倒挂駝鳥獸則有
麒麟白虎白象紅猴黑熊黑猿白鹿福祿馬哈剌六足
龜白獺而中國亦自雨淮驪人則有金衣銀衣又黑
小厮香則各色龍腦奇南蘇合油布則有曉羅綿紅撒
哈剌八者藍觀水黑蕪蔓雀沙紅綾節智社花頭作蓮
花織人象之類珍珠琲石奇怪之物充物天府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
官監四年至是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且
啓以時政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
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
數事○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事金問
等于獄淮等繫錦衣衛獄者十年

天順日錄記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不
能繼又上命巨測日與死爲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
囚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
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
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于獄中之功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即位赦天下○復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官原吉言在繫時喪母未克成服乞賜歸葬且終憂制臣事　陛下之日未艾也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濟艱難如卿以母喪辭則朕亦不當在此遂留賞輔令遣屬護母喪歸葬命兵部給驛舟有司治喪事○置公孤官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皆從一品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　皇祖之制曰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於保傅卿等勉之遂命義爲少保仍兼吏部尚書○上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等輔導久積有年勞

陞榮爲太常寺卿幼孜爲戶部右侍郎仍兼前職陞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前左春坊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爲翰林學士

按我　朝九卿等官兼殿閣學士掌機密如此

減賦北直隸山東秉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　上望見士奇來笑謂蹇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南下而惜薪傳旨賦北京山東秉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顧義等曰汝三人吾

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詔下西洋諸番國取寶船悉皆停止○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

按縉初被殊遇　文皇嘗手書大臣十人憲義等名授縉曰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相善縉具實對曰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逵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破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馭僧之心奏上　上以示東宮曰至剛胰已洞物餘徐駿東宮因問縉建文所用人如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即位即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也赦其妻子還鄉官其禎爲中書舍人

改淮府長史王樂爲吏科給事中荊府長史曹曼齡爲翰林院修撰二人侍　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不欲其去近侍故有是命○黜太常少卿周紳爲交趾所屬知府紳永樂中爲祠祭郎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　上曰諫佞之人宜賓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寧王權奏欲來朝文言江西非其封國　上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但　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封鎮而何惟叔審之○免遠安王貴燉巴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

人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遂有是命○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察使紀諱爲交趾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縣戈謙爲大理寺右少卿謙初爲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　上心識之故有是命○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汪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爲奸者其旁近之灘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澤所產哉

這小人尚在
仁耕心內之惡
並文廟嘗
一小人當英
陳侯內祥

九月癸酉朔上　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仁孝皇后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　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爲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顏色奮然窶義從宜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　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原吉及士奇等諭

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固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從其便○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品超遷至一品臣子恩遇至此極矣○次日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祇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失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十月　冊妃張氏爲皇后郭氏爲貴妃李氏爲賢妃　后河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麟爲彭城侯○冊立皇太孫爲　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爲鄭王瞻墉爲越王瞻壔爲襄王瞻垣爲衛王瞻墺爲荊王瞻堈爲滕梁徵王瞻埏爲衛四王後絕國○以翰林侍講學

上王直爲右春坊右庶子仍兼前職及兼記注於 聖政
聖訓之當修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詞林記曰我 太祖初建國爰重史事首設起居注以
魏觀宋濂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
注秩從七品職位視諸曹同當任焉其後竟廢今翰林院
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
爲日曆書言以爲寶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
事於記注宣德寢以寖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
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
朝政房之制皆未舉行夫世之門生故吏於其所尊事
者猶編有語錄談記劄在洪武時日曆寶訓嘗勤刪述
祖宗舊制共舊跡猶有可尋者
所當復也

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
洽鎮交趾布按二司事悉令掌之

按福治交趾視民如子猶其所好去其所惡勞輯訓飭
勤勑不倦每戒郡邑吏咸修修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
條畫無巨細咸盡心焉於是交人皆自愛戴之如父申朝
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恩恤疾病躬造視之拔其賢
者與之共事及以教道其民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
裁抑之騏誣奏福有異志 文皇深照其妄曰此君子
不容於小人寢其奏福居交趾十八年 上念其久
勞于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號泣不忍別
建巳時交趾所恃者二人張輔用兵如神威鎮殊俗故
交趾所恃以靖黃福善撫字惠流遐裔交人所恃以安
今既不以張輔鎮守復召黃福還朝愈失之矣交土自
茲益騷亂矣豈非一時輔相之過與宜乎霍文敏以交
阯之復失歸咎於三楊諸人也

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爲德卿
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致傷天地之和
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

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榻論曰比年法司之濫
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道徃徃出於羅織煆煉 先
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留意甘爲
酷吏而無愧兄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徃審決○令在京七
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
中訪舉惠性惇篤行止端方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
堪稱識見優達者量才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罪之所
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又諭之曰朝廷比年數下詔
舉賢而奉行者悉多狥私背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
所得實用十不二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
必嚴舉連坐之法庶得實才○賜緣邊將士鈔幣時 上
御西角門視朝風寒顧謂侍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
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遂
命書勑遣使賜以鈔幣
十一月朔赦建文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先是
上謂侍臣曰方孝儒輩皆忠臣也宜從寛典次日御札付
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
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爲奴今
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前爲言事失當
謫充軍者亦宥爲民

賢哉高廷勝于高幽逸矣或者鑒于其失故為先發之指與

按初治奸黨齊太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宥還鄉黃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去共爲田家湖廣之咸寧至是聞宥乃復姓辛巳進上黃表其後也故齊黃之裔猶不絕方練則無餘諸人不可悉考矣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飢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樽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卹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趙王高燧奏辭常山左右二護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給安坐無事而虛擁三衛護士亦虛受粮賜請以左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留中護衛供使令足矣

上初未許王奏請再三乃許之添設趙府群牧千戶所○令直隸及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從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畧倣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皆不妨誤

按外衛官軍更番京操之制始此

中官馬騏傳　上言諭翰林院書勑命騏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軍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此人近在內間多

方請求朕悉不荅卿等宜識朕意

陳建曰馬騏傳言使非本院覆奏則爲失不細矣是時仁廟剛明攬權乾剛而馬騏猶萌恣睢之念況其它乎由此觀之中官之惡抑之猶恐其肆況從而寵之縱之耶宜乎正統而後振直廣瑾輩之爲惡無有紀極也愚謂中官傳言並宜執例覆奏庶杜奸萌

翰林學士楊溥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札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爲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酧報今賜卿彩幣一雙鈔一千貫卿其領之○追贈兵部尚書金忠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爲翰林檢討達年始十歲令還鄉支俸童幼麽官始此○加蹇義爲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仍賜原吉綵綺慰紓謬圖書○上御西角門閱廷臣詰辭顧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家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即當盡言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始終協心庶幾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詰辭親筆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

之初　上監國時仲成嘗以事忤旨遷遷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宥之令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詔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譏之　上覽疏喜即有肯罷治仲成而降勑奬諭士奇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爲唐虞之君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后之言誠爲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敢盡言今覽此奏朕甚欣喜足慰於衷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托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齎白米十石彩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賞彰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慰朕懷○加陽武侯薛祿歲祿五百石祿時奉命帥師巡邊適北虜入寇雲州祿督兵追至太松嶺斬獲甚衆　上嘉賜勑嘉獎遣中官及鴻臚卿即軍中勞之加歲祿世世承襲○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　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十不及二三有司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庑
先是　上諭吏部尚書戴義兵部尚書李　　曰庶官賢否
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
政則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致斗米三錢外
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間暇
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咨其賢否若都
司布政司按察司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
聞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
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
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名歷履揭諸西庑

朕得間暇觀之以考察事行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貢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
貢　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黃驥常奉使
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有不悉耶爲大臣存國體恤
民窮毋侵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葵　長陵
◑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先是詔
擇國子監生之有學術者二十人俾翰林嚴試之擢其尤
者二十人命試事六科未幾皆授是職○封都督張景爲
彭城伯歲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景　皇后之兄也○
加太子少傅大學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作觀天臺于禁

中

仁宗昭皇帝紀

乙巳 洪熙元年

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群臣設樂不作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 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臣武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諄言不宜用樂未得旨榮趨出士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 上召士奇等四人諭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爲君以受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會朝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未有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千貫文幣一表裏○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爲少保戶部尚書兼職仍舊加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士奇淮請辭尚書一俸從之于是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 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況 皇考寶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奉瞻几筵未嘗忘之今與三俸豈爲過多卿等勿辭○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先是兵部尚

書李慶言于　上曰今歲北方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以
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敝不可重用之
令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負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
牲准民間例無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考較　上令與寰義
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
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
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　上曰慶幾誤朕顧士奇曰
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
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許臣罷散馬之令乃復中止如
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才抱德者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
責陪償破家廢產累及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
此名於天下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吾偶因事稽緩爾當
即批出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眞忘之初
聞汝言即遣人觀李慶輩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
慮爲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
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
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　上曰爾就
據此草劾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
孤矣　上曰繼今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
體不足語也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

按此舉與永樂中楊榮疏言諸司積弊而　文廟容諭使稽核御史言之同意君臣之間情意交孚不啻父子骨肉魚水殆未足以喻之漢唐之君臣未見有此氣象

建弘文閣先是　上諭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遂命吏部召繼至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　上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未幾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寔義復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惇實即授敬翰林編修澄禮科給事中皆兼弘文閣與進同事云○賜三公及六卿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諭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爲二途有動於此必應於彼朕以侍　太祖每教以愼修敬天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判賜○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臣在外久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得詰勑者足爲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道途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外有餘貲鮮矣自今歸者皆賜鈔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餘有差於是大學士金幼孜左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歸省焉○大祀天地神祇奉　皇祖皇考配○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

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在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勑平江伯陳瑄許運糧官船附載巳物無得阻當○以破虜功加陽武侯薛祿等歲祿五百石都督同知高文等加秩賜賚有差○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縣參議葉春巡行應天鎮常蘇松嘉湖杭八府察民利病○韓王冲煃襄陵王冲煐樂平王冲燁各獻詩頌　上歎而嘉之賜勑獎諭○哈密遣人進硫黃　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硫黃制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鬬亦須有備勑大同宣府摠兵知之○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指揮同知子孫世襲信英國公張輔從兄也○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卹其贈儁太子少傅謚節愍復嘆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二月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加襲封恭順侯吳克忠爲恭順侯封其弟都指揮吳管者爲廣義伯其父允誠本韃靼平章把都帖木兒永

樂中率衆歸附嘗從大軍征亦集乃多所俘獲戰必盡力部將率携妻子亦不肯叛仍擒叛者以獻累功封恭順伯克忠管者並能以忠節自勵效勞於國克忠後從征虜寇力戰而没追封邠國公謚莊愍弟忠勤亦累封都督與克忠同没於陣追封遵化伯論者謂吳允誠父子之效忠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贈故官僚少詹事鄒濟左贊善徐善述兼太子少保賜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歲致祭焉先是勅禮部歲四時致祭楊士奇言于　上曰禮貴得中朝廷惟　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舊勞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宗廟等　上曰吾過矣過矣念其舊勞不能忘故卒爾下令而不覺其過遽召禮部改春秋致祭濟浙江餘杭人善述天台人既而復贈贊善王汝玉爲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之汝玉蘇州人

按我　仁廟尊師重傅之禮之隆前代鮮儷四時之祭亦君子過於厚之意繼聞言而亟改之則又成湯之改過不吝矣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以薦舉知樂安縣遷署丞父早喪事母至孝母病額天求以自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

遂超陞是職時又有贊善王讓者益都人亦以孝行知名
嘗廬墓有湧泉之異由國子學錄擢爲右贊善後仕至吏
部右侍郎○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切直　上頗嫌其矯
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等交奏其瀆直沽名請罪
之楊士奇言於　上曰謙不識大體有之然其心感　陛
下超擢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王聖則臣直惟陛下容
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言爲戒矣　上不懌遂免謙朝
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
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于言也○以
將行廟享禮詔陞功臣四人配享加封河間王益忠武張
玉加封寧國公益忠莊王眞加贈少保榮國公恭靖公姚
廣孝及東平武烈王朱能並配享　文皇帝廟廷

被功臣配享之制考之唐宋累朝皆有之我　明惟
太祖　成祖二廟爲然至　仁宗以來此禮皆未之講
建謂有一代之名臣傾輔憲時而出爲一代之名臣故在
之股肱心膂又安四海與國咸休是故在　仁宣時則
有若蹇夏三楊諸人在仁廟時則有若張輔曹鼐李
賢王翱諸人在　憲宗時則有若彭時商輅劉珝諸人
在　孝宗時則有若在濬劉健王恕劉大夏諸人在
武宗時則有若謝遷韓文梁儲蔣冕諸人皆勛名事業
灼灼在人耳目固無愧于唐宋諸名臣誠進之祖豆
廟廷之列上以侈一代明良之逢下以感一世之豪傑
士固無不可者此累朝敕典不無有待于方來云

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刑部及行在後軍
都督府　上時決意復都南京云○陞楊溥太常寺卿仍

兼翰林學士掌弘文閣事○禁民告誹謗　上諭刑部尚書金鈍都御史劉觀大理卿虞謙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爲功能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奸民欲駕禍良善者即造誣罔以誹謗爲說一罣名於此身家破滅莫能拯救今數日間覺此風又萌夫政治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爲諱況今所急尤在知下情卿等宜體朕心自今告誹謗者悉勿治

按誹謗之刑都御史陳璚掌院時爲甚豈治世所宜有也　仁廟除之眞仁君哉

諭刑部尚書金鈍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人宮刑者朕亦惡之蓋刑宮下死刑一等爾亦須嚴切禁止顧楊士奇等曰此事須以詔書行之○趙王高燧之國彰德○改禮部左侍郎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擢儒士吳訥爲監察御史○命征夷將軍榮昌伯方智率師討交趾黎利○徙岷王楩于武岡○遣漢王高煦子瞻垢于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垢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曰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　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垢

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　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垢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安樂　上召瞻垢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搆至此乎稱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粮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所過地方道路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内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　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粮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　皇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上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建曰　仁廟履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且從善轉圜改過不吝規模恢遠事事可爲後法求之前代商高宗周成康匹休漢文帝宋仁宗未足多也惜乎享國太淺民之無祿痛哉

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爲品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年

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已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皆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此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士之用　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須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取六分北士取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建曰欲行科舉之法須用俞建輔之言不爲無益須救得時弊一半近時止以正文體去鉤棘爲救弊者未爲

知本之論也知本之論莫善於唐楊綰愚於治安要議備之

命　皇太子往南京謁祭　皇陵　孝陵因留南京監國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　上曰非　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蹇義及少傅楊士奇　太祖明於星象監國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及是月十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

年爲讒慝所賺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淚涕對曰今已朘險即夷皆先帝之賜　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得蹇忠貞印士奇得楊貞一印皆拜受而退其賜義勅曰襄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擢兼詹事日侍左右肇建兩京政務方殷隨事籌畫適中爲難卿以善翊君以義徇國勞心焦思不顧身家載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予嘉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爲不忘茲以已意創製褒忠貞印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於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所予於難體憂國之心以保爾子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欽哉楊士奇勅意與此同而詞小異云○時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褒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無闕政生民皆安義等意皆喟然惟士奇以爲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　陛下即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斂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　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

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皆得所　上咲曰五吾意非爲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綳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進來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慙色

五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爲朋濟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罔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既又歎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選方面官參贊各邊方軍務　上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于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山東參政沈固宣府則參政劉璉遼東則參政周順廣東則副使劉紹後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爲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　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

仄十六七脇肋以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俱
改爲御史令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
獄先是時勉折脇內尚不相着及用挺棍而斷其骨忽自
接人謂忠誠所感臥病一月而愈

建曰恭覩仁廟自臨御以來孜孜以求言納諫爲務以諱言拒諫爲戒而將終乃有此舉何耶昔者帝諭士奇有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時勉之得罪使帝非彌留不遠其翻然而改必矣抑愚猶致恨於當時蹇夏諸臣之不能盡言諫救也夫以帝之懇惻求言改過不吝諸臣知帝心久矣申之以詞誥重之以繩愆糾謬圖書之錫有言必聽必嘉必賚兼誘之使言諸臣何嫌何疑而不爲時勉一申救也如雨楊得君稱能言而何當此亦默默耶虛受圖書之賜背無一言之責諸臣至此益懷懾矣後來林長懋陳祚之因諸臣亦寂無諍救者其咎與此同有君無臣不能不動千載志士之一嘅

是月十一日　上不豫召寘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恩善門命士奇書勑遣中官海壽馳召　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

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群臣請鄭窶二王監國

鄭曉曰　帝天稟純明至性孝友諸讒之言未嘗與辨益恭約順謹久自孚洽二弟驕恣曲意調護或正色訓戒專志愛民始終無間初在東宮淸心寡欲被服寡博宛若儒生每詢民間疾苦既即位盡行其志每詔書下萬姓歡呼一遇水旱齋居露禱郡縣飢襃即遣賑貸罷科市已逋責加官俸優軍餉約已裕民恒如不及明乎知人任用不二廷臣才行高下瞭然緩急器使靡不曲當寸長可用咸所不弃苟犯名義雖小必黜未嘗以愛惡移是非甲乙遷喜怒嚴謹邊備不勤達畧邊將陞黜務貪功虜至塞驅之而已毋爲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崇寬厚戒深刻煞極惡賊吏每戒法司曰賊吏務厲民

裕已國家恤民必自去贓吏始重學校嚴薦舉每諭所
司用人必求實才授官必責實効樂聞直言多見褒荅
間有咈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
尤熟卜筮不用俗占必取正周易反覆卦爻象象之辭
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少侍　太祖曉識天象長益探
究日官諱避輒見窮詰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氛
深自省咎恒念　祖宗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
循　祖宗之法者當明祖之心嘗錄　太祖皇陵碑文
授諸子俾熟讀又刋眞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在儲位
二十年天下傾嚮嗣位之後弘施沛澤號稱仁廟不亦
宜乎

六月初三日　皇太子即位自南京宮中始發喪○是月十
二日庚戌　皇太子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是月十
七月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敬天體道稚誠至德弘文斂
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尊母皇后張氏爲皇太
后○冊妃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后山東濟寧人妃山
東鄒平人○罷弘文閣命在直閣楊溥王進等各還原任仍
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
例先是　仁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士奇對曰科舉須兼
取南北士　仁宗曰北人學問達不逮南人自古國家兼
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　仁宗曰
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糊其姓名請今後于外書南
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
皆入用矣　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
往年只緣北方無進用者故怠惰成風汝言良是命與襄

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開議定未上會宴駕　上嗣位始奏行之後復封南北中卷以百名爲率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

○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　上嘉納之擢蕃爲兵科給事中○改文華殿大學士權謹爲通政司參議令致仕謹質實有操履而文章非其所長　上以其老年令致仕○進擢東宮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爲戶部左侍郎洗馬張瑛爲禮部右侍郎戴綸爲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爲鴻臚寺卿贊善蘭從善王讓爲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爲鄧林知州既而遣戴綸出鎮交趾　文皇欲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綸因其奏言之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故最爲　宣廟所不樂而陳山張瑛以每事順旨被寵未幾長懋綸皆生怨望下錦衣衛獄　上得綸奏親詰之綸抗聲辨論激切　上怒箠之竟死焉長懋坐禁繫者十年正統初始赦出之綸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卿希文合族百餘口皆被逮籍沒而希文幼子被宣賜名懷恩成化中爲司禮太監八月敕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原吉爲監修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

溥爲總裁

九月壬寅葬　獻陵

十月陞陝西都指揮同知李英爲左都督先是安定曲先等處番寇戕使臣擾邊境　仁宗詔英率番漢兵剿之英設伏出奇搗其巢穴虜安定王俘其部落男女千餘人駝馬牛羊十三萬邊境悉平超陞左都督尋復摠兵討平西番即兒加族之亂封會昌伯

十一月鎮胡大將軍陽武侯薛祿巡開平宣大○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兼都督漕運

十二月瓦剌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爲可汗　○漢王高煦

陳奏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既而顧侍臣曰永樂中　皇祖常諭　皇考及朕謂此朕有異心宜備之然　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總交趾布政司按察司事兵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攜二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勑總兵者早滅此賊以靖邊方　上勑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曰反賊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招撫延今八年終未厭其誰之過勑至陳智方政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又聽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僅害良民被毒而

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